

wn | 诗路花语

永遇乐·  
厦门抒怀

■ 陈健春

海碧天开，岛晏映日，群鹭飞舞。  
鼓屿听涛，九龙翠岸，琴逸星辉赋。  
厦门舒展，闽南腾跃，喜看轻舟寰宇。  
望苍穹，病情漫客，追潮逐浪寻趣。

遐思两制，情牵海峡，遥指复兴新路。  
厦马奔驰，山呼海啸，如疾神弓弩。  
凤凰梅笑，绿茵漫展，遍布神州云步。  
道芳菲，惊涛骇浪，谁人与渡？

## 有些诗(节选)

■ 陈红

所以请轻轻闭上双眼  
让我紧紧地握着你的手  
来到碧波如镜一望无际的大海入口

让双脚浸润在温暖的细沙清凉的水中  
想象一切可能的美好与爱恋  
想象荷花馥郁的季节  
这个被今天温润的流年  
想象早晨阳光下大海金色的模样  
波光里我们依稀牵手的倒影  
在你柔柔的双眸间  
我重新回到澄澈的童年

想象悄然依偎在你的怀里  
一起凝神倾听大海的呼吸  
月光浅醉凉风微抚不忍远离

想象你骑着单车我坐在车后  
以崂岬山那两棵并排生长的  
盛开的桃树和梨树为起点  
先恁可劲儿地摇啊摇  
让天空忽然下起雪白玫红的花瓣雨  
然后躲在雨中笑啊笑疾驰而去  
于是桃花梨花嵌入泥土落英缤纷  
任性地就让你和它们在我的心里生根

一幅未落款的  
画像

■ 苗红军

来不及替你的画像着色  
一场风雨，秋凉到心底  
至今那幅画还未落款

那个雨夜  
你悄然走进别人的笔端  
斜躺在别人精心设计的背景中  
成了一道风景

你恍惚的眼神  
藏不紧躲在你心里的秘密  
解释，成了落在你额头的一片树叶  
风轻轻一揭，就掉了

一枚青果泛红的时候  
有个人在窥视，在偷偷咽口水  
我担心被人偷摘  
于是，我在果树旁边  
又画了一排一排篱笆

## 重 阳

■ 许起鹏

重九佳节推骰士，  
酒酣耳热赋妖娆。  
辞青菜佩飘纸鹤，  
迎早糕品赶野猫。  
斗艳菊花娇滴滴，  
炫姿银杏杏满满。  
登高胜胜鸣秋志，  
正道旅途途远遯。

投稿邮箱

hnrwbxb@163.com

wn | 名家翰墨

■ 红笛

再说写字。小时候写字，没上学之前，我写字用的是一种石板，形状像黑板，大小像现在的ipad，四边是木框，质地像是石板，却轻，有红色黑色两面，两面都可以写字。写字用的是石笔，也像是用什么石头做成的，有铅笔芯大小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石板上划出字来，有粉笔的效果，笔划出来的是白色。一盒的石笔，可以写得很久，横竖撇捺弯钩地随便乱写，写满了用布一抹，又可以重新再写，方便实用，也不容易摔坏。现在是没见过这种石板和这种石笔了。

正式的写字是从上学开始，我所经历的就是铅笔、圆珠笔或钢笔、毛笔的字写。铅笔是初学写字时用，初识文字，字的笔划不一定写得规范，用铅笔好修改。铅笔顶上有一节橡皮，就是用来擦字用的，笔划错了，擦掉，再重写，铅笔上的橡皮不经擦，错别多，擦着擦着就完了。铅笔字是字，也不是字，我们常说的白纸黑字，就不包括铅笔字。政府部门的来往公文，私人坊间的立字为据，说的是白纸黑字，不能用铅笔写的。用毛笔的时候少，就是一周有几节课的描红，有专门描红用的方格簿，一个方格一个字，我们用毛笔依样画葫芦就行，描的都是楷书。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还有没有描红一课。

一段时期，在中国用毛笔写字的人多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，都是用毛笔在写。海口的五大马路，也是到处是书写满满的大字报。记得那时最著名的一张大字报是论文斗与武斗，写了满满的十二张大纸，就贴在解放路和新华路百货大楼的墙壁上。那是海口惟一的一家百货大楼，三层楼，是海口最热闹的中心，围着看的人是水泄不通，我没心看大字报的内容，就是记它字写得好，是楷体行字，可以说是行楷吧。每个字都写得有笔有墨，笔笔入纸，汪洋恣肆连成十二张纸，便觉得有气势，也有味道。有味道的字，耐看，我站着一看就是半天。

大字报的作者我是记住了，叫吴科道。后来还见

wn | 浮世绘影

## 琼海人李成光

■ 符浩勇

有哲者说过，对一个人的印象，未必交往很多就会烙印深刻；正所谓有很多人整日打交道，却是熟视无睹。我认识李成光医师可谓很早，在时光的隧道里虽然相遇不多，但每一次的交集都像必然的等候，在脑海深处存之经年，乃至永生不忘。

李医师是琼海人，但我与他相识，是在屯昌，那个他工作生活了29年的小县城。那时候的李医师已经是县人民医院院长忝列县人民政协副主席。那天，我们同坐在一辆面包车去海口办事，天气特别闷热，马路上蒸腾的热气像在冒烟，每个人都汗流浹背，每个人都巴不得赶紧上车开冷气。然而因为李医师不能用空调，我们只好把所有车窗打开，我也一下子记住了他。

后来再接触李医师是父亲生病住院。当时父亲手术后烦躁，病危昏迷，在医院抢救了三天两夜。我着急得几乎要崩溃了。当时李医师组织专家组不断地研讨会会诊，经过有效地救治，父亲终于从鬼门关里活了过来。令我非常感动的是，就是这三天两夜，李医师和我一样没有睡觉，没日没夜地研究诊治方案，他的眼睛里也是布满血丝，满脸的疲惫。这是他给我的又一刻印象。

我服务在金融业，他从业于医务管理，且长我十余岁，能够成为朋友是机缘。后来因为公干我调到琼海供职，李医师也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。之后，只要我们家人有个大小病丁都去找李医师看病，你来看我，我和他便也成了朋友。

在琼海，李医师摆脱了管理医务上的琐碎，不再在乎海面上的波涛汹涌或逆流顺水，而是潜心在礁石精巢集窝，追求造诣。半年下来，李医师诊好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。他对医学不倦的追求和执着让人起敬。在他退休前五年，他还只是个副主任医师，本来论医术他晋升主任医师是可免考外语或文言文的，再说考试对于一个上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可他坚持要考试，坚持每天抽空看书，面对之乎者也，吃透析使被动语气，就是他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最终他攻下了主任医师的相关科目。

他的医学名望在琼海已是家喻户晓。每天医院还没上班，老早就有排着队伍的人等着他的挂号，有时从乡下赶来的甚至还要等上好几天才能等到他的挂号。有人冲着他的名望，劝他离开医院出资合作开诊所。有人愿意贷款帮他开医院；也有人办医坊请他去坐诊，当然筹码比他在医院高得多，待遇比医院高出好多倍。但他都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让两个儿女学医从医。他觉得如果儿女学医从医，跟着他学医从医的话，可以更好地把医术传承下去。他认为在医院里看病，可以让更多人学习他的医术，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得以诊治。他经常通过授课，把自己的医术和经验讲授给后来者。退休后，他又接受医院返聘，继续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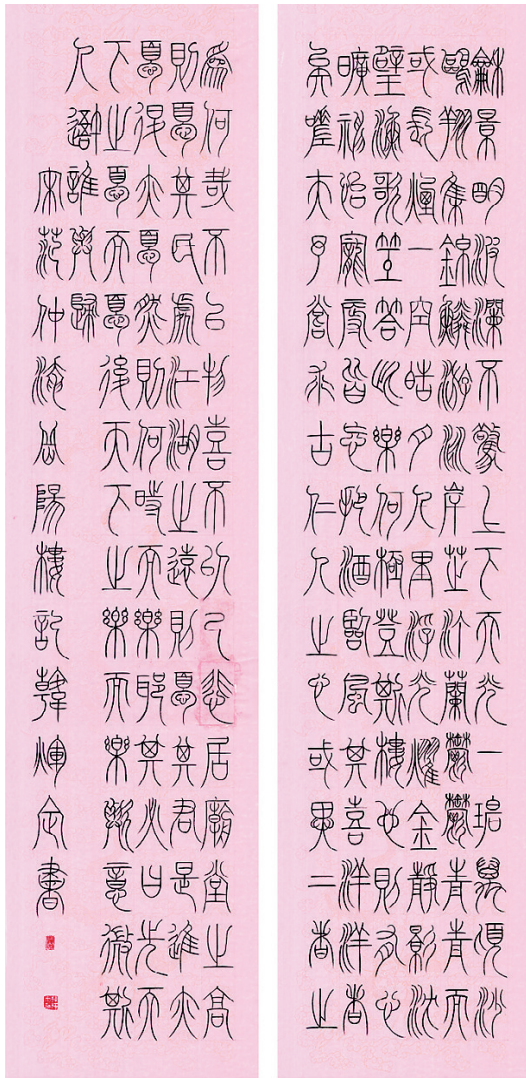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10月的一天，李医师连续一个上午给病人诊病，回家午饭时已经是一点，他没有休息，又赶着准备下午的讲座材料。下午，在讲堂上，他疲劳过度，当场脑溢血，语言错乱，最后昏迷不醒。经极力抢救，送到省人民医院救治。我去看他时，他终于清醒过去，已不能言语，但困惑的双眸里闪耀光芒，我伸手去握他的手，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手猛一抓，我心一酸的瞬间，却见他眼眸深处浮起了亮光。我们默然无语，无声胜于有声。在他住院期间，去探望他的人很多，除了领导同事，有亲戚朋友，更多的是那些经他的医术妙手回春的病人。但在当时，无论谁去看望他，跟他说了什么，事后他都记不起来了。

然而，出院后，我再次去看他时，他言谈中却能记住如何诊断脉药，看什么病开什么药他都如数家珍，而且根深蒂固，就像一棵大树深深地扎根在大地上。大家纷纷惊叹，奇迹总是出现在最坚强最执着最无私最热爱生活的人身上。疗养几个月后，李成光身体康复了一些，他要求回到医院上班，他说他已把自己卖给了医院和病人。

## 写字的记忆

他贴过很多大字报，什么内容都写，除了字写得好，内容也和其它大字报不同，没有戾气，有些还写得很有意思，就像现在报纸的副刊文字，像散文，像小品，也有些八卦的花絮。记得有一则是猜字的，内容是：王八在头上，无我成七样，如今我去了，你成无尾羊。“乚”字海南话念“mi”，就是“啥”或“什么”的意思，谜底是旧体的“義”字，就是今天的“义”。还有一则更有趣，写的四句藏头诗：扬子江中意如何？北方壬癸已调和。有钱不买金生丽，对面青山绿更多！这首诗，每句都藏去了一个“水”字。“扬子江”和“青山绿”下藏的是水，不言而喻。“北方壬癸”下藏的也是水。因为据五方、天干、五行搭配，有“北方壬癸水”之说。“金生丽”后藏的仍是水，“丽水”，产金之地，语出「千字文」中的“金生丽水，玉出昆冈”。关于这首诗，他还说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：相传旧时有家酒店，一次酒店老板正在店里往酒坛中掺水，在门边望风的老板娘见一位顾客正提着酒壶朝店中走来，于是急忙用隐语问道，“扬子江中意如何”，就是“水掺得怎么样了？”丈夫心领神会：“北方壬癸已调和。”“水已掺好啦。”不想这位顾客却听到了，非常气愤，掉头就走并丢下一句：“有钱不买金生丽！”我有钱不能枉买水。便要到对面的酒店去。老板娘并不尴尬惭愧，而是不忘忠告一声：“对面青山绿更多！”对面酒店掺的水更多呢！他写这些都是一些意思呢，也许什么意思都没有，也许是对那些言辞激烈的文字的一种逆反，或是无聊了写着玩，就像我们现在给报纸的副刊投稿，总想写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看。不厌其烦地写下来，是为了留些史实，让大家知道海口历史上还有过这样一些事情。

那时没书读，读大字报也是一种识字学习，碰到类似这样的大字报，是一天要去看几次的，看多了有的还能背下来。至于字写背后的真实用意，都不甚了了，只是觉得有些意思。有几点可以说的是：他写的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，字写在纸上可以到处贴，就像现在的网络，随写随贴就是。但网络是比当年进步和便捷多了。



wn | 书斋小语

琼台  
辉韵

■ 林允葵

辉定学书，非常勤奋，非常执著。常闭户临帖，自朝而夕，时通宵达旦，常书古典名篇杰作，如《岳阳楼记》、《春江花夜月》、《千字文》等。或书儒释道修身名言名句，多以隶体榜书为之。至书《金刚经》，闭门谢客凡一月，焚香默坐，而后以小篆体为之，一丝不苟自始至终将近五千言，成二十条八尺屏，字字安静，规矩整飭，是为其巨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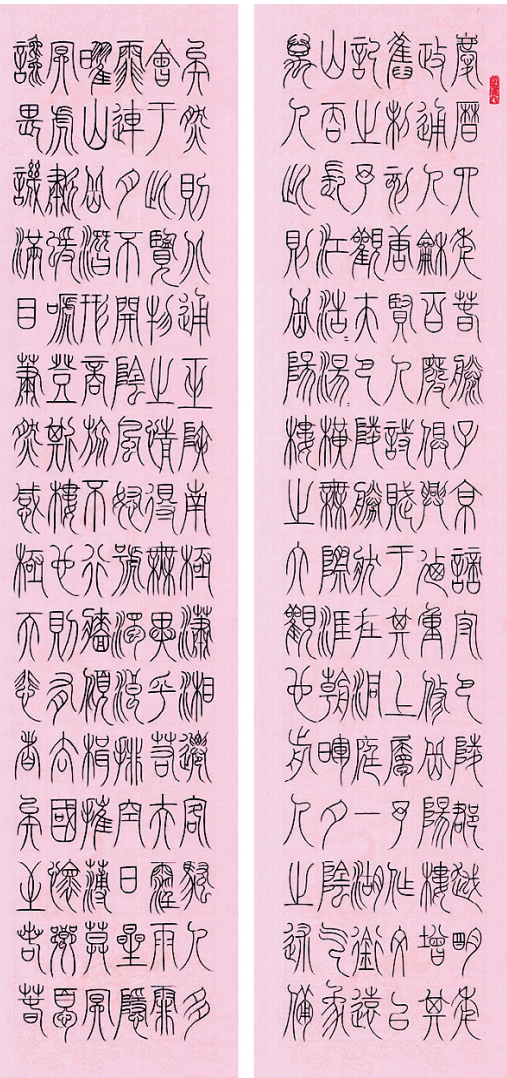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他捧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《琼台墨迹——韩辉定书法作品集》登门请教，颇为谦虚。我见封面“琼台墨迹”四字为吴东民主席所题写，逸韵流溢，更增添了一份书香。书中多为其近一年所通临写的汉碑名作，如《曹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史晨

看吴科道猜字谜底那个旧体“義”字就知道，他有旧时教育的底子，还有就是他的毛笔字真的写得好，这是得有些日月的磨练才能有的功夫，如果书亦有法，凭吴科道的字，参加到各级书法家协会成为会员是绰绰有余的。他的那些大字报，要说书写，也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挂在各种书法展览厅里去的。许多年后，和那代人说起当年的大字报，大家都还会记起这些事。有知道他的人，说吴科道是海南定安人，定安自古出才子，他小时读书，长大后还是读书，学生时代就投身琼崖革命。革命成功，设立新政府，因为有文化，他在教育部门谋得一个职位，但后来经历有些坎坷，一直郁郁不得志。

后来我们还去他住在海口的家里看了他，在义兴街的一户人家，是旧时建筑，低矮的两层楼房，里面被隔开成一格一格。一格就是一个房间，放一张床，再放一张书桌就满了。当时应该属于房产部门“的房产。吴科道住了其中的一间，我们进去，他就躺在床上，也不起身，天气热，下身是深色的短裤，上身圆领的文化衫，被汗水渍久，斑驳得分不出什么颜色了。他头发花白，形容枯槁，握着一把蒲扇，不停地摇着，边打蚊子边扇风。说了一会的话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”。唐诗里说：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听吴科道说话，便是这种“云深不知处”的感觉，不知道他的那些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。一会我们就出来了。不久，就传来了他过世的消息，能为他做的，就是一声深深的叹息。

义兴街过去不远是南渡江入海口，南渡江到这里便回环成了新埠岛和海南岛，还有一道水穿过海南岛注入后溪再汇进大海，叫鸭尾溪。入海口的上半段叫前溪，下半段叫后溪。南渡江水送行舟，送胜者亦送败者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有关岁月，却无关成败生死。

记得那天一起去的还有鲁庆彪，笔名伊始。后来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，广东文学院院长。小说作得好，字也写得不错，见过他的笔迹，虽是圆珠笔的复写，还是看得出每个字的清正、踏实。鲁庆彪算是从海南走出去的一代人才。



书法《岳阳楼记》

韩辉定作品

碑》、《石门颂》等十多种。还有一些篆书名碑，如唐李阳冰篆书《三坟记》等，也有临写清代隶书大家的作品，多能谨守原碑古法。辉定学书，以篆隶见长。他的隶书，以汉隶为中心，上追石鼓、大篆以溯其源，下探清代隶书大家邓石如、伊秉绶，以寻其活用。用笔中锋直笔，追求古朴、浑厚、率真的汉人精神。其篆书上法李斯小篆，应规入矩，遒劲恬静；中学唐人李阳冰，力求浑厚；近学清邓石如，以隶入篆，求其变化。

学习书法，临摹古代经典之作是不二法门。而取法之正确与否尤为重要。宋以后书家，多以唐楷作为入门基础，而后行草。从宋至清代中叶以前，莫不如此，其间奉《淳化阁帖》为圭臬，帖派流行。然因阁帖枣木翻刻滥觞，神采失真。遂至帖学水平每况愈下。至清乾嘉学派兴起，碑学亦复兴。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和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鼓吹碑学以后，碑学几乎取代帖学。碑学兴起实乃矫枉过正之举，并非反对帖学；实主张从汉魏以前书法取法，汲取雄强、浑厚、质朴的精神意蕴，反对轻浮、流滑的末流帖派书法。

当代书法以学行草居多，然多不深打根基，上溯篆隶，故多易呈浮滑现象。辉定笃好篆隶，取法自然乎上，可谓沉浸跋涉于高古宁静的审美中，路子正。倘假以时日，坚持不懈，力求融会贯通，将来会有更大进步。

辉定现为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篆隶委员会委员，琼台师范书法教师。为更好教书育人，应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突破，而我认为著名学者徐复观下面这段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他说：“文学艺术的高下，决定于作品的格；格的高下，决定于作者的心；心的清浊、深浅、广狭，决定于其人的学，尤其决定于其人自许自期的立身之地”。因之，书外功及人格志向的修养尤为重要，研究书法必须由本体延伸到书法以外的广阔天地，故艺术之成功，其无体之境之追求正源于此广阔的天地也。鉴于此，愿与韩辉定和所有有志于书学者共勉。

wn | 岁月如歌

## 相 聚

■ 翁书林

重阳节前夕，由叶树华等组织的广东文昌师范六至十六届近200名师生在海口华侨大厦聚会，人多话多情也长。同学初见面便问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女同学流泪拥抱，说你胖了，说你矮了；男同学相互对视，说你发白了，说你头秃了。老师来了，同学站起来鼓掌，有的还拿手机拍了拍，好像要把老师的形象、恩情以及对老老师的崇敬拍下来。

最受崇敬的是邹福如老师。在白沙文休局退休的老潘说：“邹老师教代数，起初认为他有点怪，上课时不见他拿课本、教案之类，只见他拿粉笔，忙于讲解提问板书，粉笔屑掉在头上身上也不在乎，后来才明白那是他熟悉教材、教学投入的作态，他教的书又易懂，才渐渐佩服。”

同学中教高三的也不少，但多数教文科。如毕业后曾留校任教，后在文昌中学教高三语文的潘正校。有双重身份的余德江能在文昌中学教高三数学，同学都说他“牛”。余说：“这要感谢邹老师了。他5年不回家挤出10个假期自学鼓舞我，使我也挤空自学充电。我在留校教中师的那两年得到邹组长的指导和信任，他安排我教中师二年级的立几和三角，托我打理奥林匹克数学科技课，逼我翻书钻研，后又选送我去广东教育学院学习一年数学。还感谢邹校长调我入文昌中学，给我一个良好的教育平台，并且他身先士卒，教高三，作榜样。一句话，我遇上‘贵人’提携。”余的神情有点激动，看来，这话出自内心。

邹校长问老翁：“你哪年挨批斗的？”“文化革命后期”。老翁原任中学教师，在海南师专中文科学习一年，后调入文昌教育局，后被借到文昌大厦编写材料出简报，因一件小事挨批被赶到一间中小学教书。邹坚持说翁没有什么错，即使有点错他也要，因为翁是从文昌中学免试保送入文昌师范就读的，成绩好又能写。调入文昌中学后翁成为骨干。他两个儿子高考成绩分别居文昌文科、理科前茅，考进重点大学，理科的还读硕士研究生毕业。所以翁说：师恩重如山，师情深似海！

有的同学还提到天灾人祸造成粮物短缺时，学校组织师生大种养，改善生活。同学们很单纯，从家里带来一个椰子，一个菠萝蜜什么的都分享，有时挤空派员到市镇食店排队买回“糠饼”等代食品分吃，没有占为己有，领导也不搞特殊。一次杀猪，一后勤拿一条肉给吴忠校长，吴校长严肃地说：“肉是你的吗？你拿学校的肉作个人的人情对吗？快拿回去！”一个一身正气，一脸尴尬。虽然时过境迁，但领导的正派，师生的纯真永留心田。

当大家赞扬老韩老陈有志气，不满足当小学教师，申请离职考进华师大，重回重点中学任教时，从省妇联退休的韩英元深有感触到：“1969年夏，北师大分两个保送指标到学校，我有幸选中谈北师大大学前教育专业。喜欢之后又担心北京路遥天冷。当我身上穿着英若副校长送的呢衣裤、英夫人姐赠送的毛大衣、口袋揣着月薪等同学2元3角地凑的吃路费，耳边响着老师的鼓励，我的心暖乎乎的，没齿不忘！”

同学继续畅谈。“你爬上月球了吗？”老符注视问者，一时想不出问者什么名字，却想说出这话的原因。当年教育发展快，1956年的师六届招10个班，基建跟不上，许多学生食宿在居民家，一天几次，每次要爬几十级台阶到岭上教室上课，所以老符在西门台阶上说：“这么爬，用不着多久就可以爬上月球了。”而听者正在爬台阶，因多看老符一眼，脚踏空碰石流血，是老符扶他去医务室包扎的，所以问者对人对话印象深刻。

“你那双皮靴还在吗？”同桌兼舞伴问老林。当年，文娛生活较少，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师生在周末跳交谊舞，男生爱穿皮鞋跳，有姐妹嫁给军官的，多得一双翻毛在外的皮鞋，人们称为“舅舅鞋”。男同学多数积钱买皮鞋，老林积钱迟，文城镇皮鞋脱销了，只剩皮靴，而皮靴较贵，老林又买不起，还是同桌借几块钱才买到一双半统皮靴穿。“后来我带皮靴到学校，被中学生红卫兵当作旧四破了。”“不合时尚，留也无用。”

“能坚持到落实政策就好，哥裕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”老吴问。“长期的重劳动反而练硬了身板，我82岁了，无‘三高’现象，连续打2小时乒乓没问题”，原来，反“右”过后，开展“安全整校”，亚裕等被整回家喂牛，皮鞋也像他一样蒙尘了。70年代末才被招回分配。“哥地呢？”哥裕问他。“他先当民师，落实政策后转为公办。最近患轻中风，不能来了。”“哎，才享福又病了！”惺惺惜惺惺。

互相敬酒，互相祝福。邹校长举杯说：“快乐生活，练好身体，颐养天年，长寿百岁。”是的，高薪不如高寿，健康高寿才是大福。

关注「文化周刊」  
扫描二维码